

回报者文丛 第一辑

毕飞宇 / 著

沿途的秘密

Y A N T U
D E
M I M I



昆仑出版社

沿途的秘密

毕飞宇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沿途的秘密 / 毕飞宇著. - 2版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13.1

(回报者文丛·第一辑)

ISBN 978-7-80239-004-1

I. ①沿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1455号

书 名: 沿途的秘密

作 者: 毕飞宇

责任编辑: 侯健飞

装帧设计: 曾 腾 范翼欣

责任校对: 张丽姝

文图排录: 北京一鼎文化公司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

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/66531670

E-MAIL: jfj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张: 10

插 页: 3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2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 S B N : 978-7-80239-004-1

定 价: 25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《沿途的秘密》

毕飞宇/著

《时代的孤儿》

东 西/著

《艰难地行走》

鬼 子/著

鬼 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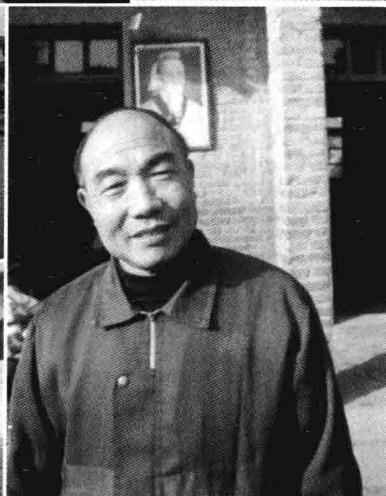
毕飞宇

毕飞宇，现居南京。生于江苏兴化，童年与少年在乡村度过，1979年返城。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87年毕业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主要作品有《毕飞宇文集》（4卷）、《毕飞宇作品集》（7卷）；代表作有《哺乳期的女人》、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、《青衣》、《玉米》、《平原》、《推拿》等。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英仕曼亚洲文学奖、法国《世界报》文学奖。被批评界认为“最具叙述魅力”的小说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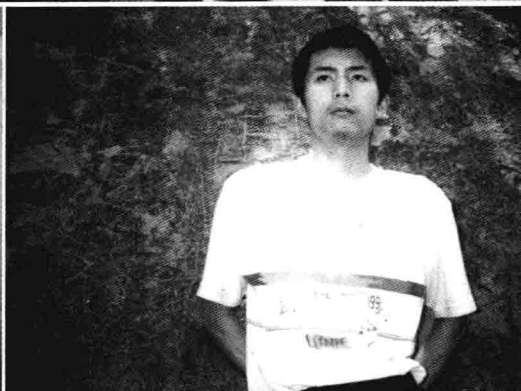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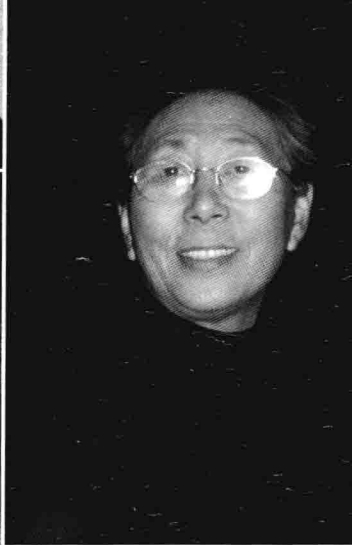


昆仑出版社











关于回报者文丛

毕飞宇、鬼子和东西都不是队伍上的人，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否有过从军的念头，但从他们的作品里，是丝毫看不到枪炮影子的。像大多数地方作家一样，三位朋友并不清楚昆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关系，我告之昆仑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副牌，是一家出版社两块招牌。鬼子就说，噢，明白了，就像鬼子不完全是鬼子，东西不完全是东西一样。

好在文学实在是没有国界和边防的，一次偶然的心灵碰撞，三位朋友就成了队伍上的作者了。

其实丛书的构想已经很早了，首选的作家不下十位，但最后产生共鸣和欣然“从军”的却不多。当然，作家都是好作家，作品也是好作品，问题也许就出在“回报者”这个提法上。

丛书的构想雏形是在世界杯决赛前的十强赛上，几位朋友一起看球，因为中国队胜了，而且有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，所以喝酒，吹牛，骂外国球员真孙子，最后有的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这时一位球员的脸布满屏幕，是记者采访。这位球员滴着汗水，说了几句很让人着急的套话，最后对着镜头说：作为球员，我在比赛中一直很尽力，就算是回报吧，回报球迷，回报社会。

这或许同样是一句套话，但在当时听来，球员的态度是如此谦卑，如此真诚，这对多少年来希望中国足球进步的广大球迷来说，内心着实充满感激。

那么我们的文学呢？文学需不需要“迷”，“迷”们需不需要回报？有人说，我写了，有人买，有人看，难道这不是回报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回报，但这种回报是职业性的，缺少情感色彩。这就像有观点认为，读者固然重要，但“满足读者”首先是“出版社、报刊编辑部和出版商的商业利益和口号，也与那些仅仅为多挣些稿费而

那么我们的文学呢？
文学需不需要“迷”，“迷”们需不需要回报？有人说，我写了，有人买，有人看，难道这不是回报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回报，但这种回报是职业性的，缺少情感色彩。



写作的作者相联系”一样，作家和读者成了简单的买卖关系。

文学存在的理由决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，古今中外无不如是。在中国，小说读者就像作家的影子，他们与作家的生活和情感是一脉相承的。久而久之，想与作家面对面交流，想真正认识作家的愿望，在青年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。特别是文学青年，作家的文学启蒙、生活经历和思想根源是他们很想了解的事情。

面对面，真诚，推心置腹等等说起来容易，做到了何其难。在一些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中，认为“回报者”想法幼稚的人不在少数。所以，不讲任何版税条件、仅仅是因为一次感动而欣然“从军”的鬼子、东西和毕飞宇是让人尊敬的，他们尊重他们的读者，读者的态度决定文学存在的理由由此得以肯定。

当然，让成熟作家写三五万字的自传性文字是不难的，但让几个大男人拿出从小到大的照片印在书里，其中包括父母兄弟，也包括恋人爱人和孩子，他们都感到为难，他们说我们毕竟不是美女。最后我说服了他们，毕飞宇为此还专程重回故乡，因为，自述、有关文学经历的照片和中短篇小说是这个文本的三要素。

于是有了这套丛书的文本形式，应该说这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，就作家本身而言，为自己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，并为热爱他们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了解作家成长经历和文学成就的特殊读本。就读者来说，揭开作家生活的神秘面纱后，回头再读作家的处女作、成名作和反响最好的中短篇小说，感觉应该是不同的。

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李敬泽先生，作为同行和同龄人，他为丛书做了真正无私的支持，并为此做了一篇很好的序文，他当然也不是队伍上的人，但敬泽真的是个好编辑，对当代中国文学他也有独到的见解。

这是文丛的第一辑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作家朋友来“从军”，我们期待着。

编者

2002年9月



为结束，为开始

李敬泽

罗城、兴化、河池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你可能天天知道纽约的事，却从未听说过罗城。

一个人，从罗城出发，走过漫长的路，绕经南宁、北京和西安，抵达桂林。出发时他是个孩子，名叫廖润柏，在路上，他获得了新的名字：“鬼子”。同样，毕飞宇从兴化走到了南京，东西从河池走到南宁……

这是“长征”，是冒险，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。

当然，这也没啥了不起，中国大地上，每天都有亿万人在路上，他们心怀远志，这种日常的“长征”从深处推动着生活。

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三个行者是小说家。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，他们缺乏英雄气概。但是，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信念：通过小说，通过想像、叙述和描写，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，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，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。

毕飞宇、鬼子、东西就是这样的小说家，他们能够把鲜明的个人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——这是对一个小小说家的最低要求，但足以把绝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排除在外。在此时，键盘上飞舞的双手大多是“无名”的，你完全可以想像那样的小说是另外的某个人所写，它无气味，无“来处”，没有从个人经验分泌出的不可混淆的音色和光芒。

但这三个人的小说是有“来处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意识到有一种秘密的本质在暗自支配小说的世界，也知道它来自那个叫东西、鬼子或毕飞宇的人，我们只是不知这秘密如何萌动、生长。

所以，我们，至少是我，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。毕竟，他

罗城、兴化、河池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你可能天天知道纽约的事，却从未听说过罗城。



们的“长征”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会位置，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，抵达了观察世界的某个独特角度。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罗城、兴化或河池，这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鬼子、毕飞宇和东西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他们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——好的小说家都会偷偷挪动这个世界磁极的位置，把它放到某个偏远的、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二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罗城、兴化或河池，这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鬼子、毕飞宇和东西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他们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这三本书均由三部分构成：

自叙、照片、小说。

或者用另一种说法，是：

作者、影像、作品。

在我的预想中，这样的一本书将成为形式复杂的场所——

照片在书中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元素，它们有的摄于过去，记录着早已消逝的某时某地；有的是专为此书拍摄的，记下了现在，以便追溯过去。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，在书中大量引用影像，这几乎是一种自我嘲讽，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对“读图时代”的让步。

但和自叙相比、和小说相比，这些照片有一种奇异的忧伤和脆弱。它们被精心编排，安插在书中，营造一种现场感：这是东西幼时模样，这是毕家的旧屋……但是，我们知道，那呈现于眼前的、被摄入镜头的人与物其实已经走了，影像那么确凿，又那么空虚，它悬置在这儿，既是旁证，本身也有待证明。

于是，那个人出场了。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各自提供了自叙。

作为作者，小说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、尴尬的。有的小说家，比如像钱钟书那样，断然划界，宣布人们没有必要吃了鸡蛋还要了解下蛋的鸡；这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立场，认为作品的世界是自足的，将作者封闭在外。但也有的小说家会在鸡蛋上留下种种标记，设法把人引向鸡舍，他们会暗示以至强调作品的自传性，似乎作品是一扇门，我们推开那扇门是为了接近那富于魅力的作者形象。

前者贬抑作者以肯定作品，后者则贬抑作品以抬高作者，两者



都不自然。作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蛋，而是作者的一个孩子，你不能拒绝对他（它）负责，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。但是，小说家不应把自己想像成“明星”，他是技艺精湛的演员，他会在角色中、在作品中改变、隐匿乃至消除他自己。

——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，作品和作者之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。当东西、毕飞宇和鬼子分析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时，至少我所注意到的是他们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种种差异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三位在撰写自叙时都有一种寻求自洽性的意图，使自我与世界、自我与作品合理地相互说明。但是，他们在小说中写出的远远大于他们在自叙中说出的，这在作品和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明显，也许，真正的“秘密”包含在这个难以测度的余数之中。

所以，这三本书的编排方式是否有趣取决于你怎么读它，如果你把它视为影像—作者—作品的统一体，这没有太大意思；如果你把它看做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，既相互烘托又相互嘲讽的场所，那么我觉得这是有趣的。

三

鬼子、东西、毕飞宇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作家，他们曾经是青年，按照中国特有的划分方法，他们现在还是“青年作家”。但是，咱们还是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吧，按常识，一个人年近四十或年过四十，那叫中年。

“中年”对小说家意味着什么？小说家也会有美人迟暮的焦虑吗？也许会的。特别是这一代小说家，他们把“青春”充分地转化为最初的象征性资本，那不仅是明亮的眼睛和不知疲倦的身体，更是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，是愤怒、狂欢、放纵，是“创世”的激情和幻觉，是垄断“未来”的信心，也是年轻书生的自我迷恋与纸上谈兵。

然而，“中年”来临了，沙场秋点兵，不出征还等什么？中年人为人夫、为人父，他不仅爱自己，他还得学会爱别人；昔日的“未来”已经来了，并且正在成为过去；他知道小说艺术的世界并非自他而始，也不是没他就不行；他也许还愤怒、还狂欢、还放纵，但他也尖锐地感受到在这一切之中横亘着坚硬的尺度：身体的尺度、艺术的尺度和对生命、生活的敬畏；他曾经陶醉于“无限”，而人是

鬼子、东西、毕飞宇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作家，他们曾经是青年，按照中国特有的划分方法，他们现在还是“青年作家”。但是，咱们还是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吧，按常识，一个人年近四十或年过四十，那叫中年。



绝对有限的，他必须将某种可能性付诸实施……

是啊是啊，“昔日顽童今何在？”人们惆怅地、或者幸灾乐祸地问，但这世界上反正总会有顽童，对每一个拥有“青春”的小说家来说，他的选择是，坚持下去，做老顽童、老愤青，或者英勇地长大。

在一种“青春”神话中，万物都如花盛开，又如花凋谢，永远不会结出果实，这非常美，但这不是真的。人的责任就是你总得留下点儿什么，以便让新来的顽童有借口发动新的“革命”或“断裂”，让“青春”的神话生生不息，灿烂如新。

——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已入中年。我相信，小说家的中年意味着成熟，甚至是真正的开始。毕竟，小说面对生活和灵魂，处理浩瀚深微的人类经验，它需要关于人的广博知识，也需要经过长期充分训练的头脑和技艺。

那么，这三本书也是三份纪念，为结束，为开始。

在一种“青春”神话中，万物都如花盛开，又如花凋谢，永远不会结出果实，这非常美，但这不是真的。人的责任就是你总得留下点儿什么，以便让新来的顽童有借口发动新的“革命”或“断裂”，让“青春”的神话生生不息，灿烂如新。



自序

毕飞宇

感谢侯健飞先生，由于有了他的创意，我才有了这样的一本书，我才有机会清理一下自己的生活。虽然书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我的旧作，可是，由于有了我的足迹，依我看来，这本书依然是有新意的。再过几天，我就满38岁了，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特别在意自己读过哪些书，写过哪些书，恰恰忽略了自己所走过的路。在我清理一下不到40年的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，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，我时而感到幸福，时而觉得沮丧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还不错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东西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面对以往，我最想说的是，我感谢生活。我感谢昨天，感谢今天。

在我摄影、写作图片说明的过程中，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承受这样巨大的情感冲击。这样的冲击让我对自己感到陌生。生命的来龙、生命的去脉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开阔与纵深。它是明晰的，却又是神秘的；它是浩瀚的，却又是点滴的；它是线形的，却又是纷乱如麻的；它是生硬的，却伴随着人类的体温；它是裸露的，却是那样地深不可测；它是被遗忘的，最后你却发现，它一直都是你身上的疤；它是你记忆犹新的，可你四顾茫茫皆不见；它是物质的，却更是精神的；它是现实的，却更是恍如梦寐的。时过境迁，大事可以化小，然而，只要心不死，小事却永远也不能化了。这就是生活。最让我不能平静的还是我的那些亲人们。“我”是谁？我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自己。现在我明白了。“我”是一个高度虚无的东西，比方说，“昨天的我”，“明天的我”，有时候，“我”其实是不存在的。使“我”变得坚实起来的，可感起来的，恰恰是你身边的人。你的亲人，你的朋友。“我”是一个被包围的东西，一个时时刻刻被参照、被呼应的东西。想想看，一旦把你身边的、以往的亲人、朋友都抽空了，那么，那个会用两条腿行路的肉身究竟是什么？

在我摄影、写作图片说明的过程中，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承受这样巨大的情感冲击。这样的冲击让我对自己感到陌生。



关于我的作品，我不想再说什么了。在生活面前，所有的“艺术”都显得那样匆忙、那样漂浮。艺术是有限的，艺术家是有限的。如果说，艺术能够烛照生活，这只能说，生活具有仁慈的品格，生活本身具备了与光芒同行的热切愿望。

今天是2002年的元旦，在此，不管我们的艺术见解如何，我衷心地祝福我的同行们；不管我们的审美趣味存有怎样的差异，我衷心地感谢我的读者们。

我还要对年轻的摄影家速加先生表达我的感谢，对我的老兄张成先生表达我的感谢，是他们帮助完成了本书的制图工作。

2002年1月1日于
南京龙江小区寓所